



童心如云

黄光军

前些天,我们去农家乐,姐姐带着三岁小外孙。农家乐外面有个小小游乐场,孩子很多,嘻笑打闹,很欢乐。小外孙看了,心里痒痒的,嚷着要去荡秋千。

天气很好,阳光和暖,小外孙荡了一会儿秋千就出汗。姐姐一会儿帮他减件衣服,一会儿又帮他帮他把帽子摘下来,一手拿着衣服帽儿,一手推秋千,很不便。我便上前接过衣服,顺手把帽子戴在头上。外孙的帽子很小,只盖住我头顶尖尖。这形象想必很滑稽,大家都看着笑。

外孙荡完秋千,姐姐怕他着凉,忙把衣服给他穿上,又要把帽子给他戴上。我蹲下去,把头伸向外孙,让他自己拿帽子。外孙刚伸手,还没摸到帽子,一个小女孩突然冲过来,把帽子按在我头上,认真地对外孙说:“帽子是叔叔的,你不能拿!”外孙不依,非要把帽子拽下来,拽来拽去拽成一团,外孙拽不过,急得哇哇大哭。

我和姐姐有点懵,这个女孩只比外孙大一两岁,显然不是可以动粗的

对象,只好耐心地对着她解释:“这帽子是弟弟的呢,你让弟弟戴上好不好?”女孩子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帽子是叔叔的。”我伸出手试图把帽子从女孩手中抠出来,谁知道女孩子很认真,用的力气很大,我不敢掰她的手指,只得做罢,骗她说:“好了好了,叔叔自己戴,不给弟弟,你松手好吗?”女孩子松开手,我站起身,抱起小外孙,趁女孩够不着的时候,摘下帽子戴在外孙头上,外孙方才破涕为笑。被小孩子这么一哭一闹,我们觉得好生尴尬,便抱着外孙进了包厢。

过一会我出门,看见外孙又在场子里,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小女孩和他在一起玩,一前一后,奔跑追逐,笑得很开心。外孙一头钻进塑料隧道,高高兴兴从另一头爬出来,一边喊着“奶奶”,一边扑进等在面前的姐姐怀里。小女孩依样画葫芦,也喊着“奶奶、奶奶”,扑进姐姐怀里。姐姐笑得合不上嘴,一手搂着一个,嘴里连声应道:“好宝宝,好宝宝。”两个孩子放开姐姐,跑着跑着又钻进去,爬出来,叫着“奶奶”扑进怀里,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当

两个小孩子又一次扑进姐姐怀里的时候,姐姐蹲久了乏力,被小女孩一下子扑倒了,周围的人见了都开心大笑,三个倒在地面上的人也“咯咯咯”笑成一团。

或许是玩得太开心了,所以回包厢吃饭的时候,小女孩不愿松开外孙的手,一直喊着:“不要,不要,我要弟弟陪我玩!”小女孩的爸爸憨笑着看着,搓着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匆匆忙忙吃完饭,两个小孩又玩到一起去了,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双方的家长远远地看着,边看边聊天。姐姐问女孩的爸爸多大年纪,女孩的爸爸今年55岁,知道姐姐是1967年生的,女孩的爸爸有点尴尬,悻悻地说:“你才大我一岁,我的孩子却叫你奶奶,硬生生比我大了一个辈分。”姐姐也笑了:“幸好我比你大一岁!”

傍晚各自回家,那个女孩哭着要弟弟,挣扎着不肯上车,哭得大人的心都软了。

儿童的心就像一片云,你不知道哪一片云后面是雨点,哪一片云后面是阳光。



周剑波

大伯家承包了上百亩甘蔗田,每到三四月份,总有一件事让大伯头疼不已。此时的甘蔗都已经开始铺苗,而他精心料理的甘蔗田时常遭到田鼠的啃噬,这些可恶的田间“土匪”对甘蔗田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大伯穷尽方法都没能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自然成为了“剿匪”的主力军。每到甘蔗长出嫩芽的时候,我们都会奔赴甘蔗田,利用各种方法捕捉老鼠,尽量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我对这种“剿匪”活动是极为感兴趣的,那种与田鼠斗智斗勇的过程总能时常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田鼠是一种异常狡猾的动物,它们会在甘蔗田里留下阡陌纵横的地洞,疯狂啃噬甘蔗的根茎,缺失了泥土营养的甘蔗苗没几天就会萎缩死亡。

起初的时候,我们利用捕鼠笼抓捕,这算得上是最原始的办法了。但是这种方法有个弊端,田鼠一般都会啃噬甘蔗根茎用来果腹,对于笼子里的诱饵时常视若无睹,很多次我们放下去的鼠笼都无功而返,运气好的话,才能抓到一两只,但甘蔗田占地面积较大,除掉一两只田鼠无疑是杯水车薪。

鼠患依旧猖獗,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老鼠的挑衅,大伯愁得饭都吃不下了。后来,我们根据当地捕鼠专家的建议,在甘蔗田的鼠洞前摆放夹子,再盖上枯草诱捕老鼠。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方法也是奏效的,但后来这些老鼠似乎成精了,设下的捕鼠夹不但没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沦为了蔗田生锈的废品。

早年间,农村大多有焚烧秸秆的现象。我从浓烟翻腾的秸秆中获得灵感,如果用烟熏或许可以把老鼠驱逐出洞。我立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伯,家人们也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方法。说干就干,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了许多干草,把它们都点燃之后,塞进了老鼠洞中,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干草塞进洞后没多久就熄灭了,不仅没捉到田鼠,反而把自己折腾得够呛。

“点子挺好,但是方法不对,得想个办法把这烟送进洞去。”堂哥坐在田埂上,若有所思地发表着观点。

“能不能用管子把烟送进去,让干草在洞外持续燃烧呢?类似于烟囱。”望着远处的烟囱,我顿时灵光一闪。堂哥点点头,对我的提议大加赞赏:“对啊,这还真真是个办法,咱们找几个管子去试验一下。”

通过无数次尝试之后,我们最终确定了一种灭鼠的方式,那就是利用小钢炮灭鼠。所谓的小钢炮其实就是一种长管,外形有点像吸尘器,是利用铁管焊接改造而成的,后端有个容纳干草的铁盒子,使用的时候点燃干草,将长长的铁管插入老鼠洞,干草散发的浓烟会源源不断地涌进鼠洞,通过呛人的浓烟把老鼠熏出老巢,等到老鼠出洞的时候,多数已经被浓烟呛得不行,这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捕获,不仅不费力,还很容易,这种方式不但环保,而且灭鼠效果十分显著。

如今,大伯再也不会担心田鼠破坏蔗田了,这场蔗田“剿匪”在我们几个堂兄弟的努力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蔗田「剿匪」记



家园

郑国华

摄

路雨

从南方归来的鸟儿
处于极度兴奋中
用浓重的方言
敲打尚未透亮的窗纸
听着似懂非懂
侍弄了大半辈子庄稼的父亲
熟谙每一个节令
天不亮就起床
他要下地去转转
听一听
庄稼吭哧吭哧的拔节声

村外齐刷刷的麦子
在风的簇拥调侃下
卖弄着风情
交头接耳
诉说期盼已久的孕事
耐不住清闲的母亲

在农谚里种瓜点豆
一夜淅淅沥沥的雨
让那些嫩生生的秧苗
亢奋地拱出脑袋
与暮春恋恋作别

槐花飘香

一串串洁白的花穗
是五月最好的铺垫
也是最生动的开场白
染指的花香
朴素迷离
一夜间
打开了入夏最新鲜的话题
闻到了槐花香

谷雨帖(外一首)

倘若看到了老家屋后
那片郁郁葱葱的槐树林
母亲经年劳作的身影
在眼前若隐若现
嫩嫩的绿叶里浮动着
母亲被风撩起的缕缕白发

我知道用不了几日
母亲就会风尘仆仆
从遥远的乡下赶来
送些鲜嫩的槐花
让我品尝
来自乡野最时鲜的美味
而那些沾满唇齿的清香
时刻让我惦记
远方的亲人和家